

皇朝編年備要

二十九

九朝編年備要卷第二十九

凡六年

徽宗皇帝

起庚子宣和二年 止乙巳宣和七年



宣和二年春二月趙良嗣使金

女真使 同呼慶

持其國書來請別遣使通好因遣良嗣往猶以買馬為名其實約夾攻契丹取燕雲舊地也第面約不賫國書○時女真出師三路攻遼國上京是夏良嗣等青牛山追及阿骨打遂從至上京觀攻城不旋踵而破 唐恪罷

時王黼奪上供綱為應奉之用漕運不至者累月恪為戶部尚書上言曰國家定都於梁非有山河形勢以臨天下也直仰汴渠之運以養百萬之師而綱運自去秋絕不至將有匱乏之憂且以天下奉一人臣子不敢憚今珍異之物充於大臣之家而奉上者曾未十一是傾天下之財為國歛怨上以論黼黼取下卸司運數以進且請治恪面謾之罪恪復言黼

備要

所進卸運數蓋併應奉司綱在其中屬戶部者十之一二爾詔恪罷知滁州

夏五月祭地

竄朱夢說

編管池州夢說以布衣上書論宦寺之權太重也

六月蔡京

致仕仍朝朔望

時京子攸儵儵孫行皆至大孝士視執政而儵尚帝女他至侍從者二十

餘人尚方賚予無虛日厮役皆至大官媵妾至封夫人然公論益不與而上厭之至是請老詔京致仕依舊神霄玉京萬壽宮使仍

復元豐保甲舊制

罷京東西保甲餘路並依元豐舊制

秋

七月嚴文臣起復法

詔非邊防勿起復

九月金使來

趙良嗣至上京與阿骨打議約大抵以燕本漢地欲夾攻契丹使女真取中京大朝取燕京許之遂議歲賜良嗣初許三十萬而卒與契丹舊數良嗣曰燕京一帶則并西京是也阿骨打亦許之遂以手札付良嗣約以女真兵自平地松林趨

古北江南朝兵自白溝夾攻不然即難依已許之約仍遣使
借來止作新羅人來朝見其國書略曰大金皇帝謹致書于
大宋皇帝闕下蓋綠素昧未致禮容酌以推宜交馳使傳趙
良嗣等言燕京本是漢地若許復舊將自來與契丹銀絹轉
交雖無國信諒不妄言若將來貴朝不為夾
攻即不依得已許為定具形弊幅冀諒鄰情
馬政使金

國書略曰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大金皇帝遠承信介特示函
書致罰契丹逃聞為慰確示同心之好共圖問罪之師誠意
不渝義當如約已差童貫勒兵相應彼此兵不得過閔歲
幣依與契丹舊數仍約毋聽契丹講和差政之子廣從行
燕

童貫第○冬十月戊辰朔日有食之○加

梁師成太尉師成累遷河東節度拜太尉提舉明堂時
上留意禮樂符瑞事師成特以穎悟善逢

迎買恩寵上實以隸人蓄之凡御筆號令皆主於師成於是
入處殿中多擇善書吏習做奎畫雜詔旨以出外庭真能辨

陰切用人之柄權勢熏灼一時嗜進之徒爭先赴趨之王黼
以父事之執政侍從出其門者不可勝計師成自謂為蘇軾

出子誦于上曰先臣軾何罪時天下禁誦
軾文其尺牘在人間皆深藏至是始復出**十一月余深**

罷深嘗諫上以取閩中花菓之擾王黼曰此太平末事不
足罷又曹輔初得館職乃深除之而輔兄弟有為深門

客者至是言者謂輔為深
所使深遂求退出知福州**以王黼為太宰○方臘**

反陷睦欽等州命譚稹討之睦州青溪有洞曰
幫源廣四十里羣

不逞往往囊橐其間方臘家有漆園時造作局多料須諸縣
抑配而兩浙皆苦花石綱之擾臘以妖術誘之數日之間哨

聚響應者至數萬人遂以誅朱勔為名縱火大掠驅其黨四
出兩浙都監蔡遵頰坦擊賊敗死遂陷睦州殺官兵千人於

是壽昌分水桐廬等縣皆為賊所據楷號改元永樂○陷休
寧縣執知縣趙嗣復脅之使降面斬二士以恐嗣復嗣復罵

曰自古妖賊無長父者爾當舍逆以從順因我以歸朝廷朝
廷必宥爾柰何使我降賊何不速殺我賊曰我休寧人也公
宰邑有善政前後官無及公者我忍殺公乎委之而去未幾
命嗣復知睦州進官二等○陷杭州守臣趙震道廉訪趙約死之○
先守獄詬賊遇害○陷杭州守臣趙震道廉訪趙約死之○
陷衢州彭汝方死之○陷處州縉雲尉詹良臣禦賊為所執
欲降之良臣罵曰往年王綸反戮於淮南王則反磔於河北
同惡無少長皆棄市今不鑒前禍猶擬至此旦暮官軍至爾
肉餒狗鼠矣賊怒割其肉使自啗之且吐且罵死不絕声良
臣晚以恩得官時年七十上聞而憫之官其二子○陷剡縣
知縣宋旅死之○犯杭州王稟敗之于城外又敗之于桐廬
○犯越州守臣劉韜敗之○青溪令陳光以棄邑先遁尋伏
誅

十二月以陳過庭為御史中丞

時陸冠猖獗過庭言

致寇者蔡京養寇者王黼竄二人則寇自平又言朱勗父子
本刑餘小人交結權近竊取名器賄賂狼籍罪惡彰著宜正

典刑以謝天下時論譴之

盜朱江平

江犯淮陽及京西河北至是入海州界知州張叔夜設方略討

捕招降之

宣和三年春正月改譚稹為兩浙制

置使以童貫為江浙淮南宣撫討方臘

初之亂王黼方鋪張太平惡聞有外寇且峻責浙西提刑張旌
勿張皇生事因不敢實奏賊遂不可制至連陷數州上大恐
中都為震始遣譚稹稹逗留不時進及賊入抗乃遣貫行時
北征事起陝西勁兵多聚輦下盡發以往上微行送之握貫
手曰東南事盡付汝有不
得已者竟以御筆行之

大赦 罷蘇杭造

以復熙豐舊制也作局

先是二州置局造作器用曲盡其巧牙角犀玉金銀
竹藤裝畫糊抹雕刻織綉諸色匠人日役數千而財

物所須悉科於民民力困重上嘗罷之詔諛人猶責其工二
程進奉不絕未幾復置至是以方臘亂浙西悉詔罷之

月罷御前綱運

禁般載花石入京初江淮發運司於
真揚楚泗各有轉般倉綱運兵士各

有地分不相交越每舟虛二分容私商以利舟人又載盭回
運兵士稍便之後因內侍何忻以宿州靈璧縣山石進御前
又朱勛以江浙奇花菓木起綱發運司新裝舟船撥充御前
綱以載花石其餘弊舊者以載綱運直達京師而轉般倉廢
矣綱多重載不容私商又盭法變改無回運舟兵苦之多
逃亡而為盜糧運不繼至是罷花石綱使之搬運糧道

月親試舉人

賜何漢以下六百餘人及第出身有差。
詔梁師成下使臣鄧宏曹組特令就殿試

賜同進士出身

是春日有青

忽青黑無光其中洶洶而動若
鉅金而湧沸狀日旁有青黑正

如水波周回旋轉將暮而稍止是時睦
賊未平人多憂之以謂禍難必未已也

夏四月貴妃

劉氏薨追謚明節皇后

劉氏本酒家保女也性穎
悟能迎旨合意赫靈素以

左道得幸謂上為長生帝君謂妃為九
華玉真安妃每神霄降必別寘安妃位

方臘平

童貫與
王稟劉

鎮兩路軍預約會於睦歛間包幫源洞表裏夾攻至是鎮與
楊可世馬公直率勁騎從間道奪賊門嶺平且入洞賊二十
餘萬眾腹背抗拒轉戰至晚兇徒糜爛流血丹地火其屋萬
間稟以奇兵斬賊五千餘級鎮所斬亦如之釋脅從者數萬
稟尋及辛嗣宗楊惟忠生擒方臘於幫源山東北隅石澗中
并其妻孥兄弟為相侯王共三十九人振旅凱還奏捷于朝
其表有曰孰謂廉頗之已老尚堪李靖之一行又曰遂成希
世之功等語識者笑之。臘破六州五十二縣殺平民二百

餘萬王師自出至凱旋凡四百五十日臘至八月始伏
誅。尋赦江浙淮南等路改睦歛二州為嚴州徽州

五

月金使來

詔國子司業權邦彥內侍童師禮館之未幾
師禮傳旨邦彥曰大遼已知金人海上往還

難以復如前議諭金使令歸邦彥驚曰如此則失其歡心曲
在朝廷矣師禮入奏復傳旨候童貫回議之二使留闕下凡
三月餘方遣人送歸國書只付其使回不復遣使後曷魯等
自海上歸至其國阿骨打得書意朝廷絕之乃命其弟國相
勃及烈并粘罕兀室等悉師渡遼而

竄陳過庭張汝

霖

初過庭為中丞日乞罷冗官之以御前使喚為名者汝
霖為京西轉運請罷進花菓上既嘉納矣至是王黼露

章劾之以為爵祿泛濫政事猥并極天下賦入殆不能支而
議者弗為此圖乃敢懷姦興謗每於奉上之事動欲侵損如
過庭欲廢御前使喚之人汝霖違令更不歲進花菓伏望留
神自今有此必正典刑於是過庭自知蘄州貶黃州汝霖貶

均閏月置應奉司命王黼及內侍梁師成

領之

初方臘之亂黼承上意罷蘇杭造作局及諸所局而
內侍復以言動黼黼大悔悟且懼失權勢乃乞創應

奉局于私第而自領之黼言臣累奏士大夫懷姦弗悛抑損
應奉意在妄為譏謗望特置應奉一司臣專摠領以杜姦謀
從之仍令梁師成摠領於內於是右司周武仲見黼論其不
可黼變色曰九式九貢正周官太宰所職由是不悅武仲黼
自蔡京致仕悉反其所為當時聲稱翕然而黼既得位乘高
勢而為邪多畜子女玉帛以自奉稍襲京迹及應奉司之置
黼為上宰而親領之奪發運漕輓之卒以為用戶部不敢詰
四方珍異之物充牣二人之家而入尚方者纔什一每陪扈
曲燕至為俳優鄙賤之技以獻笑取容○時鄆王楷有寵或
妄傳有廢立意黼知中外嫉已不自安欲以是為奇貨東宮
長子諶已除節度使封國公黼言於上以為皇孫始封但當
為觀察使召宮臣耿南仲至第令代東宮奏辭諶官竟奪
節度使而童貫亦陰

六月河決恩州○黑青出

附之謀搖東宮矣
洛陽京畿忽有物如人或如犬其色黑不能辨眉
目夜出掠小兒傷食之孟黑青云如是二歲乃息

秋八月

童貫進太師譚稹加節度○冬十月童貫復領陝西兩河宣撫○諸路蝗



宣和四年春正月加梁師成開府

內侍

官謂之家臣自古無賜坐者其在禁中則不可知外庭未嘗見也時童貫為太師領樞密院視宰相師成為開府亦視宰相每春秋大燕巍然坐於執政之上與人主講勸酬之禮且家臣為師傅於義尤悖貫以領樞密日與宰相同班進呈畢即自屏後入內復易窄衫與羣闈為伍出則為大臣當駢貌之禮入則為近侍執使令之役古所未有也

二月 兩電○三月幸秘書省大學

命祭酒韋壽隆講書司業權邦彥講

詩下 遼主天祚奔夾山耶律淳立

金人攻陷遼中京中京奚

備要廿九

中

國也遂引兵至松亭關以與我有各不過關之約止引兵由其西而過遼主天祚先已引避又聞女真用余覲為前鋒蕭奉先曰余覲宗支也豈欲亡遼不過求立其甥晉王爾何惜一手伐其姦謀遂賜晉王死晉王賢而死非其罪聞者揮涕自此人心益攜有言余覲將至者天祚震驚率騎兵五千奔雲中留宰相張琳李處溫與燕王淳守燕天祚至雲中遂取焉三千死入夾山因謂蕭奉先曰使我至此皆汝之由汝急去人不汝容奉先慟哭辭去行二十里為左右所殺淳守燕二十年得人心天祚既奔夾山李處溫與其弟處能及子奭及都統蕭幹挾怨軍謀立淳乃率燕京數萬人勸進淳慟哭不得已即位改怨軍為常勝軍自號天錫皇帝改元建福降天祚為湘陰王淳王燕雲平上中京遼西六路而沙漠以北諸番部天祚主之猶稱保大二年遼國自此分矣金人追至雲中蕭查刺降進追天祚幾及凡行帳輜重寶貨及其幼女盡俘獲之○天祚有四子長趙王次晉王次秦王次許王晉王有人望秦王母元妃之兄蕭奉先慮秦王不得立密圖之

會晉王母文妃姊適耶律撻曷里妹適余觀撻曷里妻嘗過
余觀家奉先密告其結余觀將立晉王尊天祚為太上皇撻
曷里妻等皆伏誅文妃亦死獨留晉王余觀聞之懼遂擁千
餘騎并骨肉叛歸女真天祚遣追之及於閭山眾議若擒余
觀送奉先則吾曹皆余觀也不若縱之為利皆曰諾於是給
云追之不及余觀既亡奉先懼諸將皆叛乃峻加爵賞以慰
其心

夏四月命童貫蔡攸帥師巡邊

耶律渾既立遣使來

告謝上以天祚在夾山渾安得擅立令雄州却之遂遣貫勒
兵十五萬巡邊攸副之下詔復幽燕故地仍以三策付貫如
燕人悅而取之因復舊疆上也耶律渾納欵稱藩次也燕人
未復按兵巡邊下也貫啓行上微出比郊餞之○貫之遣也
鄭居中力陳不可又謂蔡京曰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
為之貫遣張寶趙忠諭耶律渾舉國內附渾執二人斬之

加高俅開府

舊制殿帥早朝退至殿門於宰相閣子階下相揖捲簾二三尺以為禮俅以隨龍人

不數年至太尉至是又加開府恩比宰相每遇王黼於路則分道而行傳呼相揖故事盡廢矣

五月我

師與遼人遇戰失利六月退保雄州

童貫至高陽關

駐軍用知雄州和訛計降黃榜及旗述平民伐罪出於不得已之意如敢殺人並從軍法若有豪傑以燕京來獻除節度使遂命种師道盡護諸將分西兵為兩路師道總東路之兵屯白溝辛興宗總西路之兵屯范村又分麾下兵授訛從師道行耶律渾遣大石林牙領一千五百餘騎屯涿之新城貫遣馬廣齋軍書入燕大石林牙謂其使人王介儒曰過河語童貫欲和即還作善鄰不和請以兵相見母令諸軍徒苦也前軍統制楊可世信訛言謂燕人久欲附必迎王師止將輕騎數千過界趨蘭溝甸先遣人以旗榜渡河橋開示大石林牙見之曰有死而已可世為所掩被傷而退渾益兵二萬遣蕭幹統之將渡白溝諸將皆欲迎戰師道如貫約曰不可妄殺諸將憊然翌日虜亟來攻我堅壁不動虜尋退蕭幹迎戰

於范村甚力與宗遣揚可弼救之仍自督戰虜乃却凡駐十
二日師道興宗以賊勢尚熾乃議還師退保雄州其日北風
大雨雹虜兵大至以背盟詬我薄暮始還營於界河虜遂至
城下使來曰女真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舍此不圖
而欲射利棄好結豺狼之隣基他日之禍謂為得計可乎貫
遣參議官劉幹與虜使介儒議再修好○始和詵贊取燕及
見事寔異又使其子璟詣蔡京以為不宜取其反覆類此○
於是童貫以為契丹尚盛和詵侯益探報不實妄請與師乞
行軍法上聞師敗
懼甚遂詔班師

耶律淳死遼人立其妻蕭氏

為太后

蕭幹與大石林牙立淳妻蕭氏為太后改元德興

天祚脫身去及夏國引兵數萬襲天德軍阿骨打遣偏師七
千擊破之於是乘勝遂因秋成並邊牧馬休兵屯奉聖州之

東秋七月初收經制錢

去夏命陳遘經制江淮荆
浙福建七路諸司財計置

司杭州至是講請七路典賣田宅契錢每一貫足增收
二十文通舊毋過一百文省充經制移用經制錢始此

九

月竄宋昭

上書極言遼國不可攻金人不可隣異時金
人必先敗盟為中國患乞誅王黼童貫李良

嗣等言極激切至謂兩國之誓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
理天下其忍忘列聖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北
之民於塗炭之中而使肝腦塗地乎仍乞親自奉使以和解
其事詔朝散郎宋昭上書狂妄除名勒停編管海州初師行
即詔妄議此事者即罰無赦執政廷臣時無一言獨昭上書
言其事遂坐之○龍圖閣直學士任諒亦詒時相書論耶律
氏不當城絕人
初以為狂也

金使來

李董烏歇高慶裔等來初朝廷
回書附其使還不遣報使金人

疑吾有謀兼又未嘗先報師期輒進兵取中京移軍白水泊
襲破天祚行帳既占雲中府山後州縣忽聞童貫舉兵阿骨
打與羣酋議恐爽約自我或南朝徑取燕則歲賂不可得遂
專遣使來烏歇等奏如聞貴朝遣童貫舉大兵壓境不報本

國故遣臣來聘館伴趙良嗣答曰聞貴朝取西京雖不得報已令童貫舉兵以應夾攻之約彼此不報不在較也上待烏歇等甚厚賜予不貲至輟御茗調膏賜之引登明堂入龍德宮蕃衍宅別籞離宮無所不至禮過契丹數倍而慶渤海人桀黠知書雖外為恭順稱藩頌德而屑屑求故例不已烏歇等又詣王黼第計事面授回書略曰所有漢地及夾攻並如昔議慶商曰夾攻一段且莫是快本國兵來否良嗣曰縱本朝乘勝下燕亦與已許歲幣初不必計先後也

趙

良嗣報使

馬擴副之

我師再舉遼高鳳郭藥師

以易州涿州來降

自耶律淳死蕭后專政契丹恐漢人應南軍將謀殺之時管常勝軍

郭藥師有意歸明而四軍蕭幹聞我師再壓境忽自燕來涿州乘師以為圖已乃召蕭幹開燕款密說其歸我幹不從而去藥師以幹嘗薦已不敢害之即召所部說曰天祚失國女政不綱宋天子重兵壓境此男兒取金印之時於是萬口響應

東夷考

九

應囚監軍蕭餘慶遣使奉表來降時高鳳亦以易州來歸童貫自河間復回雄州時已在道藥師至受之以其軍八千并易州義兵五千並隸劉延慶為鄉導軍聲大振○初貫攸回軍至河間二人既敗事相持而哭但招集云潰巢保雄州而已忽知中山府詹度奏耶律淳死燕人有越境而至者於是王黼復有覬倖之心鄭居中又以為不可不聽詔貫攸無歸異議者斬召諸道兵三十萬復欲用神師道為帥師道力辭又造堂曰太祖嘗出收燕山圖示趙普普曰此必曹翰所為然翰能取之陛下使誰守之太祖遂卷圖而入如師道非才豈敢望翰今朝廷謀帥設有如翰者又使誰守之於是師道以避事落節度而更以劉延慶為都統制約九月會三關屬蕭后遣蕭容韓昉來奉表稱藩貫攸視副本止云納款稱臣揮之而去曰須納土乃受

冬十月我師潰于盧溝

河

劉延慶郭藥師等自雄州趨新城劉光世揚可世自安肅軍出易州遂會于涿州時兵眾五十萬進駐盧溝河

契丹四軍蕭幹亦於燕城十里外築壘與我師相拒日遣騎
渡河擊我嘗縱兵犯中軍藥師言四軍者既以全師抗我則
燕城必虛宜遣輕騎襲之延慶即用其策選常勝軍并西兵
五千騎間道襲燕夜半渡河銜枚而進質明常勝軍五十騎
雜鄉人奪迎春門以入大軍繼至燕城七門各以二百騎守
之下今日燕人盡降契丹盡殺不意契丹兵尚多而我師已
驕所至紛然肆掠藥師遣人諭蕭氏使降不從我師與虜合
戰至晚不解蕭幹知我師入燕亟來救或告藥師城外塵起
必有救兵至諸將皆謂延慶遣兵來助登高望之則燕王塚
上立四軍旗矣四軍兵自南門入人皆死關藥師屢敗奔門
不得出盡棄馬繼城而下死傷過半還者數百騎而已時大
軍屯盧溝河者未動蕭幹兵繞數千得漢兩人留帳中夜半
偽相語曰聞漢十萬吾師三倍當分左右翼以精兵衝其中
舉火為應戮之無遺陰逸其一又歸報既夕而遣衆軍遂潰
自相蹂踐而死幹遣騎來追至涿水北乃回自熙寧以來所
積軍實掃地盡矣上始知藥師但跳入燕城尋已退遁而延

要廿九

慶師潰手詔責貫收等

曰吾今不復信汝矣

十一月庚午郊

王黼言郊日陰雲解剝陽

景來臨壁月垂耀信星魁列非霧非煙旁磚
曉霽已事而退密雪四委乞拜表稱賀從之

金使來議

割燕山地

初朝廷與女真約但求石晉故地初不思平
營三州乃劉仁恭以遺契丹故女真不肯

割蓋王黼踈繆如此至是趙良嗣馬擴見阿骨打於奉聖州
金主令其弟國相蒲結與計事蒲結以往歲不遣報使今歲
出兵失期為言云今更不論元約特與燕京六州二十四縣
六州謂薊景檀順涿易也良嗣答以兩朝皆以信義為主元
約山前山後十七州今乃如此信義安在與之辨論數四卒
不從於是以前書付良嗣等使與其使偕來仍留馬擴於軍

前趙良嗣報使

送金使還且求營平瀛三州

十二月金人

入燕

初童貫蔡攸再舉不能下燕懼無功獲罪密遣其客
王瓌由飛狐路濤阿骨打令圖之瓌見阿骨打具言

貫兵已壓燕境乞如約夾攻阿骨打遣環先歸遂分三道進兵粘罕趨南暗口撻懶駙馬趨北牛口阿骨打趨居庸關時馬擴隨軍行阿骨打謂擴曰我初聞南軍到盧溝有入燕者我心亦喜將斂軍歸國却聞劉延慶一夜燒焚而遁何至此耶一兩日間到關汝觀我家用兵有走者否契丹聞阿骨打至奔關而遁遂入庸居關軍皆暮食時到燕蕭氏聞居庸失守夜率蕭幹等出奔行五十里金人遊騎及城統軍蕭乙信開門納之於是宰相以下皆降阿骨打遣五百騎護送馬擴歸朝

遼蕭氏奔夾山

金人之入燕也大石林牙以蕭氏歸遼主延禧于夾山延禧殺

蕭氏蕭幹以奚渤海人入奚

是歲高麗王俱死

子偕嗣俱在位三十八年



宣和五年春正月金使來趙良嗣報

使

先是良嗣至軍前阿骨打曰平濼等州若必欲取并燕京不與汝家矣以國書副本示良嗣讀至燕京用本朝

要其

兵力攻下其租稅當輸本朝良嗣曰租稅隨地豈有與其地而不與其租稅者粘罕曰燕京自我得之則當歸我大國熟計若不早見與請速追逐易之師無留我疆於是遣李靖王度刺撒母與嗣良偕來靖既對遂見王黼黼謂靖曰租稅非約也上意以交好之故欲以銀絹充之靖復請去年歲幣上亦特許遂命良嗣與靖再使良嗣偕靖抵燕京見阿骨打曰本朝徇大國多矣豈平濼一事不能相從耶阿骨打曰平濼欲作邊鎮不可得也遂議租稅阿骨打曰燕租六百萬止取一百萬不然還我逐易舊疆常勝軍亦當還我吾且提兵按邊良嗣曰本朝自以兵下逐易今乃云耳豈無曲直耶且言御筆許十萬至二十萬不敢擅增乃令良嗣歸報過半月不至吾提兵往矣時左企弓為金人謀嘗以詩獻之曰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故金人要我不已然金人自以分軍護送虜獲東歸又山後告急以天神謀復故地而張毅據平州不能無懼自南使過盧溝悉斷橋梁焚次舍亦恐我不從而自防也良嗣等留雄州以國書通奏其略云貴朝兵不

克夾攻特因己力下燕所以拘稅今據燕管內每年租六百萬貫良嗣等稱御筆許二十萬以上不敢自尊其平灤等州不在許限僮務侵求難終信義仍速追退過界之兵詔復遣良嗣自雄州再使金國國書略曰本朝與貴朝通和每曲從所欲以成交契今代稅之物悉如來諭阿骨打大喜遂議雲中地兀室曰皇帝言趙皇大度我增百萬一言不辭今求西京何辭以拒然其民却待遷去良嗣曰若止空城安用之兀室笑曰此無他皇帝意欲南朝犒賞諸軍爾

三月

金使來虜要益報使

寧述割王度刺撒母盧持誓書草同良嗣來求西京犒賞金帛引對

上許以二十萬乃遣兵部侍郎盧益等持國書及誓書議交燕京日子良嗣與寧朮割皆言虜許還西京且求犒軍物二十萬而國書并誓書乃無一語及西京者蓋良嗣與寧朮割共為欺罔卒啓兵端

夏四月金人

來歸燕京六州

先是盧益與金使寧朮割至燕山金人止之以俟犒師金帛已乃得見兀

室等先索誓書觀之斥字畫不謹屢却回令至京師易之益等諭以主上親御翰墨示尊崇大國之意猶不聽凡改更三四朝廷皆曲意從之且言近有燕人趙溫訊李處能等逃去南朝須先見還方可議交燕地趙良嗣諭宣撫司縛溫訊與之既至粘罕釋其縛以為用遂遣揚撲以誓書及燕京涿易檀順景薊六州來歸且索米二十萬石○初祖宗時虜使至待遇之禮有限不示以華侈且以河朔甫近都邑故迂其途多其里堦次第為之燕犒而後至皆防微杜漸意也及王黼之遣趙良嗣惟務速以擅其功與其使人限以七日自燕山至闕下凡四五往返然每至輒漸加禮誇之以富盛金人因是自負要索不已黼遂許以遼人舊歲幣四十萬之數外每歲更添燕山涿易順景檀薊六州代稅錢一百萬緡金人既得所欲乃許我又索營平二州則曰海上脚跟底元約石晉所獻之地當如元約於是無辭又索雲中一路則曰雲中又為我有中國安得之中國亦無如之何姑欲得燕山且掩挫敗之醜以塞中外之議因割燕山府涿易檀順薊景為一

路而歸其代稅錢一百萬緡又議折中國貨物以補其闕於是又遣良嗣議抑物凡納三十萬疋絲綿襦是虜人每喜南貨故雖木錦亦二萬段香犀玳瑁玳瑁皆折閱倍償之至如龍腦每兩折八貫則皆良嗣其中為甚也約既定復索禮數因盡還其待大遼敵國之禮唯不稱兄弟而已燕之地易州西北乃金坡關昌平之西乃居庸關順州之北乃古北關景州東北乃松亭關平州之東乃榆關榆關之東乃金人之來路凡此數關蓋天所以限蕃漢也一夫守之可以當百朝廷之割地若得諸關則燕山之境可保矣然關內之地平灤營三州自後唐為契丹阿保機陷之後改平州為遼興府以營灤二州隸之號為平州路至石晉之初阿保機子耶律德光又得燕山檀順景薊涿易諸郡建燕山為燕京以轄六郡號為燕京路而與平州自成兩路始朝廷自海上議割地但云燕雲兩路而已蓋初謂燕之路盡得關內之地殊不知關內之地平州與燕山異路也由是破遼之後金人復得平州路金人既據平州則關內之地蕃漢雜處故韓離不

至自平州入寇此當時議割燕雲不明地里之誤也

童貫蔡攸入燕

貫攸帥師入燕先日

交割後曰撫定燕之金帛子女職官民戶為金人席卷而東朝廷指歲幣數百萬所得空城而已粘罕猶欲止割涿易阿骨打曰海上之盟不可忘也我死汝則為之海上初約燕人歸南朝奚契丹渤海人皆屬金國而郭藥師等渤海人上下方以為撓議欲對換宣撫司檢點文字李宗振謂不若取燕地富戶為之却收其田宅既可贍常勝一軍為用又不煩朝廷錢糧童貫然之遂亟奏稟王黼許焉蓋獨以常勝軍為童貫而已

赦兩河燕雲路

童貫蔡攸奏撫定燕城燕城老幼懽呼迎謁南向焚香上祝聖壽又言燕山父老皆謂自冬至春不雨昨日王師撫定兩澤隨至王黼即率百僚表賀遂降曲赦。初盧益與金使寧本割等來具言金人許西京及益與揚樸復來國書姑載交西京邊界等路而誓書不及西京朝廷准信趙良嗣等虛辭謂虜誠許歸我雲中故曲赦并及山後然當時實未始得山後土

地也其後頗得武朔
五月王黼加大傅總治三

省事京例總治三省事祭地○金阿骨打死

第吳乞買立改元天會號阿骨打為太祖大遼張鼓

以平州來降數燕人仕遼知契丹必亡盡籍丁壯得五

康公弼曰我欲遣兵擒張鼓何如公弼曰若加之兵是趣之

叛也公弼昔居此州願往伺而圖之遂見鼓諭金人之意鼓

曰契丹八路今特平州存耳敢有異志所以未釋甲者防蕭

幹耳厚賂公弼公弼達其語於粘罕粘罕信之改平州為南

京加鼓同平章事至是吳乞買新立遂遣左企弓等歸時燕

人患遠徙私訴於鼓曰企弓不謀守燕而使吾民流離至此

近聞天祚復振若明公仗義首圖興復先責企弓等罪而殺

之縱燕人歸南朝宜無不納如金人復來內用平州之兵外

借南朝之援何懼乎鼓召翰林學士李石問之石以為然遂

拘企弓數其罪殺之石與三司使高復因詣燕山說王安中

曰平州形勝之地張鼓總練之才足以禦金人安燕境幸招

致之母令西迎天祚北合蕭幹為我患安中入其語送石履

赴關改石名安弼復名黨又延康殿學士趙敏脩者乃遼相

李處能也於是敏脩安弼黨三人日詣王黼白事朝廷多從

秋七月童貫致仕

初貫上表告功落節鉞為真

六月加朱勔節度

以燕山之役

有勞故也與蔡攸歸自燕山頗失上意王黼梁師成共薦譚稹為宣撫

副使交雲中之地貫尋命致仕稹遂為宣撫仍駐河東然金

人以燕山地要害實不我與但浮沉其辭而我之使人昧利

貪寵欺誑朝廷因是日生希覲稹出師至太原會吳乞買初

立猶未暇治山後故朔州韓正應州蘇京蔚州陳栩皆通款于我類即除官因任朝廷謂類有嘉靖之功尋遷少保云

禁元祐學術

中書省言福建路印造蘇軾司馬光文集詔令毀板今後舉人傳習元祐學術者以

違制論○明年又申嚴之冬又詔曰朕自初服廢元祐學術比歲至復尊事蘇軾黃庭堅軾庭堅獲罪宗廟義不戴天片文隻字並令焚毀勿存違者以大不恭論靖康初罷之

八月辛巳朔日當食

不見

陰雲蔽之王黼乞付史館

遼將夔離不犯燕山我師

敗之

夔離不者肅幹也金人既陷燕京幹就奚王府自立為神聖皇帝國號大奚改元天嗣時奚人飢幹出盧

龍嶺攻破景州又敗常勝軍於石門鎮陷薊州寇掠燕城其鋒甚銳有涉河犯京師之意人情洶洶頗有謀棄燕者童貫自京師移文王安石中詹度郭榮師等切責之已而安中命藥師大破其眾乘勝窮追過盧龍嶺殺傷過半幹遁去尋為其

下所殺傳首京師○先是議以王安石知燕山府詹度郭榮師同知藥師以節鉞欲甚度上度稱御筆所書有序藥師不從兼常勝軍橫甚度不能制朝廷恐其交惡九月以度與知河間府蔡靖兩易其任靖有城府至則開懷待藥師藥師亦重靖稍為損然終不得其柄也藥師在燕山凡有所請朝廷無不從又遣部曲商販諸路為奇巧之物以奉權貴下及小璫無不喜之者時常勝軍及鄉軍號三十萬戍兵惟九千人無能為也藥師及燕人終不改左社時人比之祿山○明年春童貫自真定瀛莫入燕山犒常勝軍奏請河北置四總管中山辛興宗真定王元河中楊惟忠大名王育令招逃卒及刺游手之人為軍又請專委蔡靖知燕

冬十月兩木

冰○十一月班御註列子莊子

詔國子監刊御註冲虛至

德真經南華真經頌之學者

幸王黼筭觀芝

黼專結梁師成既為相再賜筭於城西開

便門與師成宅對街以相往來及燕山告功黼益得意乃妄言家之屏風生五芝請上臨幸上既幸黼第又自便門過師成復來黼家駐蹕因黼自出傳旨支賜命放散侍從百官於是禁衛諸班直爭願見上始謝恩不肯散因大詢詢師成譚積乃扶持上出撫諭之已而復入夜漏上五刻乃開過龍德復道小營所謂鹿寨門者以還內官者十餘人執兵衛之而去三衛衛士無一人得入者是夜諸班禁從皆集教場備不虞

始少安祖宗以來
金人陷平州
張毅又遣其弟來通欵朝廷授毅節度世

襲平州令李安弼齋詔仍以金花箋御筆付其弟授毅時外廷莫知其端燕山路轉運趙良嗣力爭以為不可恐必招女真之兵朝廷不從毅聞安弼至率官吏郊迎金人謀知之以千騎襲破平州得朝廷所賜數詔毅挺身走燕山其弟懷御筆以走又為金人所得自是歸曲朝廷累檄宣撫司取毅朝廷不得已命王安中縊殺函首送之未幾金太子窩里李由

平州路將
十二月金使初來賀正
初賀正旦也
招河

東義勝軍
譚揆奏常勝軍恣橫乞於河東別招一軍分其權勢優其餼廩號義勝軍凡五萬人多燕

雲降卒也

甲辰
宣和六年春正月御樓觀燈
上元節也故事天子

御樓觀燈則開封尹設次以彈壓於西觀下上時從六宮於其上以觀天府之斷決者簾幕深密下無由知衆中忽有人躍出墨色布衣若寺僧童行狀以手畫簾出指斥語執于觀下上怒甚令中使傳旨治之蓋掠乱下又加炮烙詢其誰何略不一語亦無痛楚之狀又斷其足筋俄施刀鬻血肉狼籍上大不悅為罷一夕之權至暮竟不得其何人付獄盡之○明年八月有都城東門外鬻菜夫至宣德門下忽若迷罔釋荷擔向門戟手而言曰
太祖皇帝神宗皇帝

使我來道尚宜速改也遷卒捕之下開封獄一
夕方省則不知向所云為者乃於獄中盡之
置措置

書藝所生徒以五百人為額
二月陳瓘卒于楚州純仁晚年益以天下自任

尤留意人才或問其所儲人才可為今日用者答曰陳瓘又
問其次曰陳瓘自好也蓋言瓘可以獨當天下之重也宣和

之末人夏大厦之將顛或問游酢以當今可以濟世之人酢
曰四海人才不能周知以所識知陳了翁其人也睢陽劉安

世亦嘗因瓘病使人勉瓘以醫藥自輔云天下將有賴於公
當力加保養以待時用。瓘彈蔡京疏謂重南輕北分裂有

萌論者推其先見。瓘嘗為別試主文蔡卞聞瓘欲取史學
將因此害瓘而遂禁絕史學瓘乃於五名前悉取談經及純

用王氏之學者卞無以發然五名之下往往皆博學稽古之
士瓘嘗曰隨時所以救時不必自快目前也。蔡京知瓘才

待之加禮瓘不肯附麗恬於進取雖諸公交薦速居言職所
疏姦惡雖死不避也嘗曰彼則舉爾所知此則為仁由已。

靖康初贈諫議大夫官其一子
三月金人來勻糧金人遣苗宣撫司索所許糧二十萬

斛譚稹曰二十萬斛豈易致耶兼宣撫司未嘗有片紙隻字
許糧之文其使曰去年四月間趙良嗣已許矣稹曰良嗣口

許豈足憑耶終不之與金人
閏月京師河東陝西

怒及舉兵亦以此為辭云
地大震去冬及正月地震至是又震宮中殿門皆搖動且

而山下麥苗乃在山上朝廷遣右司郎官黃潛善為察訪因
按視焉及歸圖進曰震而已所傳則非也上意遂安潛善又

以迎合銅錢事
夏四月親試舉人賜沈晦以下八百人及第出身有差

除戶部侍郎
時內侍梁師成益通賓客招賂賂士人納錢數千緡即令赴

廷試以獻頌上書為名而官之至百餘人及唱第日侍於上
前奏請升降皆出其口其小史儲

宏者亦登第而執廝養之役如初
五月金使來告嗣位也

六月科免夫錢

燕地雖號沃壤而金人席卷一空時常勝軍五萬與戍兵九千月給糧已

十餘萬石而他軍及官吏不與焉故悉出河北河東山東之力以饋給之纔一年而三路皆困蓋科配既大道阻且長率費十餘石至二十石始能致一石於燕山民力不堪上殊不樂欲罷王黼黼懼計無從出遂與省吏謀作免夫之令冀得少以其權乃下詔曰自燕雲之復兩河京東屢經調發民力已疲若不假諸路之力其何以濟可措置調夫京西八萬淮南四萬兩浙六萬五千江南九萬七千福建三萬五千荆湖八萬八千廣南八萬三千四川十七萬八千並納免夫錢每夫三十貫委漕臣限兩月足違依軍法尋降御筆諸路調夫以供邊計應宗室后妃戚里宰執之家及官觀寺院雖特旨免科者一例均輸於是徧率天下所得纔二千萬緡而結怨四海矣。先是殿中侍御史許景衡言財匱民困元豐左藏庫月約支三十六萬緡今月支一百二十萬緡不急之務若營繕諸役及花石綱與吏負振多軍額冗濫又無名功賞非

常賜予皆資緣倖倖倖干請無厭宜節以祖宗之制而省去之近年常賦之外緡帛別有和買法買有常平司和買應副燕山和買米穀則有和糴均糴有補上供和糴應副軍糧和糴撥發司和糴州縣提辦府庫空虛無以償其直民間歲獲盡輸諸官而猶不足則破產繼之見行鹽法名曰招誘商販其實抑配編民况茶鹽祖宗舊法並俟歲終第其增虧今鹽法乃逐季比較官吏畏罪希賞遂行口餘故每田一畝有歲買蓋八斤者若此之類民猶不堪曾未聞以實告朝廷者唯知奉行符檄以微寵耳不報**禁衝改元豐法制**犯者以大不恭論**許亢宗**

使金

以著作郎為賀嗣位使亢宗至金國來流河虜酋所居館燕悉用契丹舊禮如結絲山作倡樂尋幢角抵

之伎聞雞擊鞠之戲與中國同但於衆樂後飾舞女數人兩手持鑑上下類神祠中電母所為者莫知其說其國初無城郭四顧莽然皆麥舍以居至是方營大屋數千間日役萬人規模亦宏侈矣

秋七月置製

宣和六年

璣衡所

以王黼總領梁師成副之

衛膚敏再使不至而復

校以

書郎為賀生辰使膚敏言虜生辰後天寧節五日今未聞虜遣使吾反先之於威重已缺高一彼不至為朝廷羞請至燕山候之脫若不來則以幣置諸境上上以金人攻陷應為然至燕山金人果不來遂置幣而返

蔚等州○八月童貫落致仕兩河燕山路

宣撫

初金人納夏羗之請割拓跋故地雲中二千里遺之止以朔武二州歸我至是夏人舉兵侵朔武地界譚

積遣李嗣本禦之兵數交夏人未即退聽又金人以朝廷納張毀屢出怨言及嘗借糧既許之矣積不時給金人愈怒遂攻應蔚逐守臣蘇京殺陳淵又滔飛狐靈立兩縣絕山後交割之意朝廷罪積措置乖方詔落太尉致仕除貫落致仕仍領樞密院事河東北燕山路宣撫使是時遼主天祚在夾山上欲誘致之始遣一番僧齋御筆緘書通意及天祚許歸則

備要九

九

易書為詔待以皇弟之禮位燕越二王上築第于間女樂三百人天祚大喜貫之是行名為代積交割山後土地其實已約天祚來降自往迎之也是冬貫遣馬擴辛與宗使粘罕軍至雲中會粘罕已歸國留兀室權元帥責以庭參禮卒不相見第使高慶襲傳言以朝廷先遣誓書招納叛亡雖山後亦許難以便交權歸告貫以虜情不測乞速營邊備貫不能用

大赦

以復燕雲兩路之故

九月以白時中為太宰李邦

彥少宰

先是上待王黼異於他相名其所居閣為得賢治定且為書載賡堂以下凡九榜黼以父事梁師成

稱恩府先生黼第側有複道過師成家上因觀芝就詣之始悟其交結狀歸而大悔乃拔時中邦彥共政以分其權而師成由此亦絀初上欲大用蔡攸既而悔之至是宣制罷因曰蔡六豈堪作相攸遂落節鉞仍領樞密院事趙野左丞宇文粹中右丞蔡懋

冬十一月王黼致仕○罷應

同知樞密院事

皇和六年

奉司○置講議局十二月命蔡京兼領以

法式滋多流品猥眾僥倖路啓民力匱
乏令尚書省置局講議命蔡京兼領
蔡京落致仕

領三省事
五日一朝至都堂視事時河朔青齊間盜賊
日熾動數十萬人內外窘匱莫能支吾上意

大不樂上曰崇觀間安至是哉又上意深勸于勤與中宮數
有密議然無人敢當其事中宮贊上召故老大臣分付上以

為然遂決意起京上又恐京年高不能朝參遂命其子條以
時入對傳道君臣之意○先是蔡攸以弟條鍾愛於其父因

條私撰西清詩話專宗蘇黃為言者所論攸白上請殺之上
憫京老不許止落職勒停仍詔毀板○攸權勢日與父相軋

輕薄者互煽搖以立門戶由是父子遂為仇敵攸累遷至太
保燕國公○童貫欲收復雲中以奏議來上京主其說右丞

宇文粹中對以虜誓書有俟擊天祚五七年
後徐議之說恐今興兵則釁端啓其議遂已
兩京河浙

路水
時災異疊見都城有賣青菓男子孕而誕子奪母不
能收易七人始免而逃去又有酒肆號豐樂樓酒保

朱氏子其妻年四十餘忽生鬚鬢長僅六七
寸疏秀甚美宛然一男子詔度為女道士
是歲河北

山東盜起命內侍梁方平討之
時轉糧以給
燕山民力疲

困重以益額科歛加之連歲凶荒民食榆皮野菜不給至自
相食於是飢民並起為盜山東有張仙者眾十萬號敢熾張

迪者眾五萬圍濬州五日而去濬州去京師纔一百六十里
而初不知河北有高托山者號三十萬自餘一二萬者不可

勝計也遣方平
率兵討捕之

宣和七年春正月遣使撫諭河北京

東
持親書手詔撫諭詔略云諭告河北河東盜賊唐鄧汝
穎流移人戶方春田蚕宜使復業言念良民皆吾赤子

宣和七年

比緣用非其人政失厥中不能撫御安集使飢寒流離扶老
携幼動以萬計轉而為盜非其本心為之惻然其赦厥罪仍
放未納稅租以禮部尚書洪中孚為宣諭使詔許招降中孚
急於成功奏請出降者齊民復當年賦役軍士依元額收願
削兵籍者聽由是鄉黨子弟詭為盜以免稅卒伍有過竄名
賊中皆得所欲大名尹徐處仁極言其弊中孚罷為官觀處
仁又移書宰相曰人窮為盜理之必至昔谷永有言諸夏舉
兵萌於民飢饉而吏不恤興於百姓困而富歛重起於下怨
離而上不知齊和帝時蜀有齊狗兒之役或嘲羅研曰卿蜀
人貪亂一至於此研曰若令家蓄五母之雞二母之彘床上
有百錢布被甌中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說於前韓白按劍
於後不能使一夫之為盜况貪亂乎今朝下恤民之詔暮行
害民之政丁寧懷惻之言悉成虛
金人滅遼 遼主天祚
文而望四民安業盜賊不作難矣 竄入陰夾

備要考

廿九

中乃率護鞞諸軍五萬并携其后妃二子秦趙王及宗屬南
來太石林牙諫之不聽遂越漁陽嶺而粘罕已回雲中故為
金人所敗又畏中國不可杖乃謀奔西夏未至金人擒之削
封海瀕王送長白山東築城居之踰年而卒遼國遂亡○遼
契丹蓋東胡之種在橫山之南本鮮卑舊地元魏時自號契
丹初大賀氏有八子號八部其酋長稱大人推一人為主得
建旗鼓三歲一代至唐通天中陷營州至開元十一年可突
干奉赤心之弟邵固統眾詔許襲王梁正明間諸部以耶律
韓里少子阿保機為主阿保機并奚渤海諸國始建元
神策不復受代自是常為邊患自保機至天祚凡九代
米于燕山 以燕山糧匱自京師輸
米五十萬斛以濟之
罷京東西弓

箭社 宣和四年提刑梁揚祖請置社既而邀功者取五等
之籍悉入之民不堪擾滋起為盜故臣僚請罷之揚

祖落
職 三月朔雨雹○夏四月蔡京致仕 京自
再領

三省未幾目昏不能親事事皆決於子條條威福自任同列不能堪一日京以竹紙批出十餘人令改入官與寺監簿或諸路監司屬官其間有不理選限者有未經任者有未曾試出官者及參選者仍令尚書省奏行右丞宇文粹中上殿進呈事畢出京所書竹紙奏云昨晚得太師蔡京判筆不理選限某人未經任某人未曾試出官參選某人皆令以改合入官求差遣上曰此非蔡京批字乃京子第十三名條者筆蹤京今次與事老耄無一能為專聽此狂生之言遂先罷條侍讀蓋將以是撼京而京略無引去意上乃召童貫使詣京諷之致仕貫既宣旨京泣曰上何不容京數年必有讒譖者貫曰不知也京不得已引退○自京為相不數年子六人孫四人為執政從官嘗有謝表云奉觴在庭子孫並列張蓋歸第父子同塗又宰相鄭居中子脩年億年劉正夫子早民阜民余深子章王黼子閱孚白時中子彥暉蔡卞子仍鄧洵仁子襄鄧洵武子雍並以曲恩列于侍從而阜民閱孚襄尤懦騷或始十餘歲時李會為左司諫上疏略曰尚從竹馬之遊已

備要卷之十一
遼荷橐之列又曰未應娶婦已得任子天下以為名言

詔三公毋領三省事

先是李邦彥為右丞日言政和初蔡京改令僕之名冠以公相之號總領三省自治令願自此尚書遂無長官及京致仕王黼奏改公相願為都廳既遷太傅則自領三省不避皆自營專權侵紊官制乞釐正之故有是詔

更定折

杖法 御筆除徒三年杖一百以下二年半杖九十可十七杖六十十二下笞五十可十下四十八下三十七下二十六下十可五下

五月赦山東河

北 以累年應奉軍需盜賊劫擾流移頗眾故也

詔宗室復著姓

初宗正少卿趙

子崧入對上疑宗室出仕者皆著姓子崧曰熙寧舊法也上曰然相跡御筆今後內外宗室並不稱姓時五年六月也至是子崧出守淮寧陸辭曰為上言周曰姬氏漢曰劉氏唐曰李氏今無故去國姓非所宜乃詔復熙寧舊法並著姓○

按江休復嘉祐雜志云於故書中見
真廟為壽王時申奏文字皆用世
六月封童貫廣

陽郡王
國朝異姓非外戚無封王者蔡京用事持紹述之
說以資姦謀遂贈王安石舒王其後何執中贈清

何郡王鄭居中贈榮陽郡王及賞童貫燕
山功遂生封廣陽郡王王爵於是隘矣
劉安世卒

少從學於司馬光問行己之要光教之以誠且令自不妄語
始初除諫官未拜命入白母曰朝廷不以安世不肖使在言

路儻在言路須明目張膽以身任責脫有觸忤禍譴立至上
方以孝治天下若以母老辭當可免母曰不然吾聞諫官為

天子諫臣汝父平生欲為之而不得汝幸居此地當捐身以
報國若得罪流竄母問遠近吾當從汝所之於是受命在職

累年正色立朝扶持公道其面折廷諍或逢盛怒則執簡却
立俟天威稍霽復前抗辯旁視者遠觀蓄縮聳汗日之曰殿

上虎平居坐不傾倚不草書不好聲色貨利其忠孝正直皆
取則司馬光為人既老羣賢凋喪略盡巋然獨存是以名望

益重梁師成用事能生死人心服其賢求得小吏具默常趨
走前後者使持書來啗以即大用默固勸為子孫計安世笑

曰吾若為子孫計不至是矣吾為元祐全人見司馬光於地
下又可破戒乎還其書而不答蘇軾嘗評元祐人物曰器之

真鐵
秋七月河東義勝軍叛
於黎城縣將官郝瑁
戰死遂招安之其三

漢云
下人奔
熙河河東路地震
有裂數十丈者蘭州尤甚
倉庫皆沒河東諸郡或震

金國
或
九月童貫復官撫
金國以天祚成擒遣李用和等
來告慶其實虜將舉兵懼我為

備尚揣我決請雲中地乃繆以好言入我雖謀言不一而羣
小欲雲中不以為信願方預擇雲中守蔡攸薦聶山立召之

用和之來實使覘我且給言于上曰願詔童貫至
河東當授以雲中之地信之不疑詔貫再行宣撫
有狐升

御榻而坐
是月有狐由良嶽直入中禁
冬十一月
據御榻而坐詔毀狐王廟

丙戌郊

上纒下壇而密報虜將犯界左右秘之曰恐妨却
恭謝宰相亦不知也及恭謝畢宰相執又共匿之不

以聞十二月金虜幹離不粘罕分道入寇

之軍幹離不主之建樞密院於燕山以劉彥宗主院事西路
之軍粘罕主之建樞密院於雲中以時立愛主院事虜人呼
為東朝廷西朝廷於是幹離不之軍自燕山直犯河
北粘罕之軍寇河東陷朔武代忻等州直趨太原

不殺伴使傳察陷檀州薊州

先是金人既獲天
祚連遣三使來聘

初日報謝通好也次日告慶得天祚也又次日賀天寧節也
使傳繼來河朔至京不惟供億疲弊而虜亦因以覘我道路
使我不疑及三使者歸虜部郎中陳桷為送伴使至境上虜
人已宣言大舉公為攘奪無常儀桷懼馳還時粘罕已蓄南
侵之謀會義勝軍三千叛奔之具言中國虛實又易州常勝
軍五百人亦叛歸粘罕由是劉彥宗余觀肅慶力勸粘罕言

南朝可圖仍不必衆因就兵可也粘罕遂決意入寇然尚
未顯然渝盟朝廷以故事命吏部員外郎傅察為接伴賀正
且使行至境上值幹離不入寇遂執察等責令投拜自副使
蔣璠以下皆羅拜臣服察獨不屈虜以兵脅之察亦不顧虜
酋曰我以南朝天子失德故來吊伐察曰胡欲敗盟以此為
兵端爾然自古之戰以曲直為勝負南北敵國亦安知爾非
送死哉我惟有死而已膝不可屈也
虜酋大怒執而殺之察堯俞從孫也

歸

先是貫至太原乃遣保州路廉訪使者馬擴知保州辛
與宗使粘罕軍前諭以交蔚應州及飛狐靈丘縣餘悉

還金國且密窺其意擴等至境粘罕嚴兵以待却吏卒無越
境趣擴等庭參擴等力爭不可皆拜之如見阿骨打禮首議
山後事粘罕曰大聖皇帝初與趙皇跨海交好各立誓書萬
世無毀不謂貴朝違約陰納張鼓收燕京逃去官民本朝累
牒追還第以虛文見給今當略辨是非擴曰本朝緣譚稹昧
大計輕從張鼓之請上深悔之願相國存舊好不以前事置

曾中乞且交蔚應兩州飛狐靈丘兩縣粘罕笑云爾尚欲兩
州兩縣耶山前山後我家地尚復奚論汝家別削數城來可
贖罪也汝輩可即拜我自遣人如宣撫司矣擴自雲中回至
太原具以粘罕所言告貫貫驚曰金人初立國邊頭寧有幾
許兵馬遽敢作如此事耶擴曰此虜深恨本朝結納張毅又
為契丹亡國之臣所激必謀報復擴固嘗關白獨未蒙聽信
耳今猶可速作隄防然貫已陰懷遁歸之意矣粘罕繼遣王
介儒撒離拇齎書至太原貫軍中言納張毅渝盟事且言其
國已與兵辭語括甚貫亦厚待之曰如此大事何不素告我
撒離拇曰兵已與何告為相國軍自河東入太子軍自燕京
路入不戮一人止傳檄而定耳馬擴曰兵凶器天道厭之貴
朝滅契丹亦藉本朝之力今一旦渝盟舉兵相向豈不顧南
朝百年積累之國若稍節邊備安能遽侵撒離拇曰國家若
以貴朝為可憚則不長驅矣後牒且來公必見之莫若勸童
大王速割河東河北以大河為界用存宋朝宗社乃報國也
貫聞之驚憂不知所為即與參議官宇文虛中范訥機宜王

情要事

廿五

雲宋伯通謀赴闕稟議○貫將逃歸請太原帥張孝純諭之
以意孝純愕曰金人渝盟大王當會諸路將士極力支吾今
大王去人心搖是將河東與賊河東失河北亦豈能保耶願
少留共圖報國兼太原地險城堅人亦習戰未必便能攻也
貫怒曰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臣必欲留貫置帥臣何為孝
純撫掌嘆曰平時童太師作多少威重臨軍乃畏怯如此身
為大臣不能以死排難止欲奉頭鼠竄何面

幹離不陷

燕山府郭藥師叛降之

知府蔡靖以幹離不軍壓境命藥師張令徽出門為

備其夕今徽道歸未幾幹離不至藥師帥兵迎降金人執靖
及都轉運使呂頤浩置軍中以行頤浩嘗奏燕山開邊其勢
難守雖窮天下之力竭天下之財必無以善其後上怒落頤
浩待制領職如故繼又詔王安中以頤浩沮抑疆事唱不可
守之說以疑衆心陳不可行之事以沮朝論可以詔書面詰
頤浩此後應副有缺或為國纖芥生事者當坐以軍法○初

蔡攸童貫力主藥師謂可倚任沿邊悉據揚時雍得其通金人書繳上之亦屢有告變者皆不省及報至京師上左右不欲人間之乃共匿其報但曰藥師被圍耳方議封藥師燕王張徽令郡王割燕地與之使之世守。韓離不留靖守燕引兵向關以藥師為先驅

粘罕陷朔武代忻等州圍太原

府

朔州守將孫翊者勇而忠出戰勝負未決義軍開門獻其地進至武州義軍亦為內應遂失朔武長驅至代州

守將李嗣本率兵拒守義軍又擒嗣本以降遂陷代州虜入城安撫使史抗父子三人迎戰死之家人皆遇害西路都巡檢李翼屯崞縣虜遣嗣本降之翼射却嗣本帥眾堅守義勝統領崔忠殺都監張洪輔引賊入城翼挺身闖達旦力不敵被執虜欲臣之翼怒罵不屈與將吏皆遇害翼臨死呼官家數声乃絕金人至忻州守臣賀權開門張樂以迂之粘罕大喜下令兵不入城遂拒石嶺關關尤險隘太原帥張孝純謀守關之人或曰冀景可命景景粹又命耿守忠以八千人助

景景復粹孝純曰第如我語景不得已而往使守忠當前守忠至關啓而獻之虜景奔還。粘罕遂引兵圍太原知朔寧府孫翊來救兵不滿二千與金人戰于城下張孝純曰賊已在近不敢開門觀察可盡忠報國翊曰但恨兵少乃復戰數日其兵皆盡為金人所殺

罷花石綱

及非泛上供并延福宮

韓離

不犯中山府

童貫

詔罪已求言

童貫初得虜牒及開拆乃檄書

其言不遜貫與大臣及左右匿不以奏及議下詔求言而詔本數改易未欲下也李邦彥謂不若以檄書進呈徽聖心冀求言詔亟下大臣遂於宣和殿以檄書進上

即下詔罪已求言手詔略曰朕獲承祖宗休德托于

士民君王之上二紀于茲雖兢兢業存于中心而過咎形於天下蓋以寡昧之資籍盈成之業言路壅蔽導諛日聞恩倖持權貪穢得志措紳賢能陷於黨籍政事興廢皆於紀年賦歛竭生民之財成役困軍旅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利源酷

摧已盡而牟利者尚肆誅求諸軍衣糧不時而冗食者坐享富貴災異謫見而朕不寤庶衆然憊而朕不知道惟已愆悔之何及應天下方鎮郡縣守令各帥師募衆勤王捍邊能立奇功者並優加獎異不限常制草澤之中懷抱異材能爲國家建大計定大業或出使疆外者並不次任用其尤異者以將相待之中外臣寮士庶並許直言極諫實封投進雖有失當亦不加罪

李鄴使金虜

告內禪且求和

庚申上內禪

尋下詔內禪

以道君號退居龍德宮皇太子即皇帝位

○大赦○立妃朱氏爲皇后○韓離不犯

慶源府信德府
初祖宗以梁門遂城二縣爲安肅保信軍所謂銅梁門鐵遂城者也自童貫蔡攸既得燕山謂安肅保信在內地皆廢爲縣移軍營廢樓櫓至是詔復爲軍而虜已大入遂犯慶源其太史占帝星

復明大驚欲回郭藥師曰南朝未必有備不如姑行○道出陽武縣或勸知縣蔣興祖避之興祖曰吾世爲國恩誼死於是與妻孥俱留不肯徙監兵有與賊道者斬以徇虜騎數百來攻不勝去明日益濟師力不敵遂遇害妻與長子以憂悸亦相繼而死尋賜褒詔贈官錄其二子○虜之攻信德也不移時遂陷執守臣楊信功韓離不登門撫諭居民

學生伏闕請誅六賊

太
時天下皆知姦臣誤國而用事者多受其薦引莫肯爲上

明言於是陳東率在學諸生伏闕上書數蔡京童貫王黼梁師成李彥朱勳之罪指爲六賊乞誅之以謝天下其書略曰臣等聞自古帝王之盛莫盛於堯舜堯舜之盛莫大於賞善罰惡堯之時有八元八凱而未暇用有四凶而未暇去堯非不知其可用可去也意謂我將勸于勤必以天下授舜特留以遺之使大明誅賞以示天下耳故傳曰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天下誦之至今不息臣竊謂在道君皇帝時非無賢才如八元八凱而未用者非無姦臣賊子如四凶而未去者

宣和七年

道君亦非不知之特留以遺陛下陛下欲知姦臣賊子如四
凶者乎曰蔡京曰王黼曰童貫曰梁師成曰李彥曰朱勳是
也臣等謹按蔡京罪惡最大崇寧初道君皇帝方恭默聽斷
起京散地真之宰司京天資兇悖專權跋扈首為亂階陷害
忠良進用檢校引置子孫盡居要塗變亂祖宗法度快其私
忿竊弄朝廷爵賞固其黨與蠹害國用殘暴生民交結官官
姑息堂吏盤根錯節牢不可破京乃偃蹇自肆無復忌憚包
藏禍心實有異志有識之上比之王莽所幸宗廟之靈社稷
之福道君皇帝聰明睿智洞照其衷姦計數露弗得竊發使
京若輔少主其篡奪復何疑哉此非特臣等知之天下共知
之臣等聞陳瑾任伯雨何昌言江公望皆曾論京姦狀故數
人者一片不復再用至有飲恨而死者天下冤之緣京用事
姦人並進王黼相繼為相位至公傅騁柔曼之容肆俳優之
行欺君罔上蠹國害民無所不至假應奉之名置局私家四
方珍貢盡入黼室自奉之餘始以進御賣官鬻爵貪饕無厭
姦賊狼籍搢紳不齒觀其所為大抵效京朔方之釁黼實啓

備要

廿八

之貫實佐之貫因京助遂握兵權至為太師封王左右指使
官至承宣圍人庖人防團是任自古之宦官之盛未有其比
貫實庸終初無智謀每一出師必數十萬隨軍金帛動億萬
計比其還歸兵失太半金帛所餘盡歸私帑臣等聞之邊人
貫之用兵紀律不明賞罰不公身冒矢石未必獲賞而親隨
先及夫以師之耳目在大將旗鼓進退從之勝負係焉貫身
去敵常數百里是致將不先敵士不用命屢見敗衄挫辱國
威士卒陷亡不以實奏所獲首級增數上聞祖宗軍政壞亂
掃地而又貪功冒賞不察事機朔方之兵遂致輕舉敗我國
盟失我鄰好今日之事咎將誰執貫之所侍者師成實聯婚
姻以相救援師成之惡抑又可言外示恭謹中存險詐假忠
行佞藉賢濟姦盜我儒名高自標榜妄立名號兼稱隱相欲
攬國家大柄盡歸諸已欲使天下士夫盡出其門正人端士
往往望風疾避亦有不幸遭其黜汙者一時苟賤無耻之人
爭往從之旋致顯位王黼之進實賴師成與黼如貫與京內
外相應捷若影響黼為相臣專秉國政奉行師成之意而已

不聞天子之命也朝廷執政侍從天下監司郡守往往師成門生蔡京父子奉之不暇至如去歲道君皇帝一日相二人師成自謂皆出己意聞者駭恨不已夫論相者天子之職也宦官招權以爲己力浸淫不已事必有大於此者可勝寒心頃歲李彥以根括民田按行河北京東西威赫三路所至州郡倨坐黃堂使監司郡守列侍其傍而列侍之輩咸藉彥以進不敢輒違臣等聞嘗有詣道君皇帝論列此事者師成時適在側抗聲言曰王人在古諸侯之上使其人不肯盡言彥之兇焰由此益熾奪民常產重斂租課官吏稍有違忤即譴監司捃撫他故無辜送獄士大夫往往鬱憤而死三路百姓破家流蕩愁然溢路去年京東河北以租錢及燕山免夫之征剋剝太甚盜賊四起正如兩浙曩時青溪之寇實由朱勔父子漁奪東南之民怨結數路方臘一呼四境響應屠割州縣數十殺戮吏民動億萬計天下騷然殲歲不已皆勔父子之所致生靈無辜按勔父子皆曾犯徒杖春始因賄事蔡京寅緣交結闔寺遂致超顯招權括勢氣儼可炙出入禁闥無

備要廿九

廿九

時而衛士莫敢呵止侵移內帑無數而有司莫能計會其所請錢號爲收買花石進奉之物其實盡以入己自初至今不知其幾千萬數父子每以幹當公事爲名多破官舟往來淮浙興販百貨騷動數路蔑視官司僅同奴僕所貢物色盡取於民撤民屋廬削民冢塋幽明受禍所在皆然甚者深山大澤窮崖斷谷江湖危險人迹所不到之地苟有一花一石擅作威福逼脅州縣期於必取間有不可力致而官吏申白者輒大怒詈以不奉上之名歸之官吏畏懼此名不免驅動百姓極力攻鑿得而後已往往顛踣陷溺以墮其身東南之民怨入骨髓欲食其肉而勔之父子方且炎炎未艾天下扼腕此六賊者前後相繼誤我國家離我民心天下困弊盜賊滋起夷狄交侵危我社稷致道君皇帝哀痛罪己之詔播告四方而京等罪狀未白典刑未正天下無不歸怨上皇若不誅之疑取況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於二

虜敗祖宗之盟失中國之信創開邊隙使天下勢危如絲髮
此六賊者異名同罪伏願陛下擒此六賊肆諸市朝傳首四
方以謝天下庶幾道君皇帝之志果成於陛下豈不偉哉
李綱入對門下侍郎吳敏
太常少卿對于延和殿上迎謂之曰卿頃論水災疏在東宮
見之今猶能誦憶綱謝奏曰金人先聲雖若可畏然聞有內
禪之事勢必沮縮請和厚有所邀求臣竊料之大槩有五欲
稱尊號一也欲得歸朝人二也欲增歲幣三也欲求犒師之
物四也欲割疆土五也欲稱尊號如契丹故事當法以大事
小之義不足惜欲得歸朝人當盡以與之以示大信不足惜
欲增歲幣當告以舊約以燕山雲中歸中國故歲幣增於大
遼者兩倍今既背約則歲幣當減然國家勗示和好不較財
貨姑如元數可也欲求犒師之物當量以與之至於疆土則
祖宗之地子孫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願陛下留神於
此數者執之堅確毋為浮議所搖可無後艱并陳
所以禦敵固守之策上皆嘉納之除兵部侍郎

尊道君

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

九朝編年備要卷第二十九

